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十九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史類二

史稱漢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宏遠然不尚詩書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

按高帝勑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焦竑養正圖解云史稱漢高帝不

事詩書不喜儒生因其初未見書册與真儒故耳及稍稍讀書即能知作者之意又能因書之言省已之失是古今善讀書者莫如高帝也惜子嬰降漢蕭何乃入丞相府收秦圖籍而挾書之令至惠乃除遂使六經無完文而帝王治天下之大法其載之於書册者高帝亦無由見良以商用處士之伊尹周用多才之姬旦而漢所用者刀筆之吏所收者秦之圖籍已耳治何由以復古哉

雲煙過眼録曰骨咄犀乃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故曰蠱毒犀然唐書有骨都國必其地所産今人譌為骨咄耳

按唐書列傳西域骨咄國或曰珂咄羅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骨咄正西域國名或以其産骨咄而名之無所為骨都國也又回紇列傳戛黠斯國其獸有野馬骨咄黄羊通典俞祈國少牛馬多貂鼠骨拙拙即咄也山海經廣注古都之蛇角號曰

碧犀骨都古都是皆骨咄之譌耳

李義山為懷州李中丞謝上表曰蘇公舊田懷侯故邑注云懷侯未詳韓詩外傳武王更邢丘曰懷括地志懷在武陟歴考傳記未有以此為懷國之邑者

按寰宇記管叔蔡叔封康叔為懷侯路史國名記有懷國即此也其後康叔封衛懷遂為南宫氏國周南宫中鼎銘曰王命太史括懷土曰中兹懷人内史錫于珷王作臣令括里汝懷土括即适中即仲表所云

懷侯故邑葢以此也

通鑑綱目隋文帝紀史萬歲討南寧羌入自蜻蛉川賓實注云蜻蛉川未詳處所

按隋書史萬歲傳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漢志越嶲郡有蜻蛉縣應劭曰蜻蛉水出西東入江水經注若水逕雲南郡遂久縣蜻蛉水入焉水出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今姚安府蜻蛉河至大姚縣東南入金沙江也

輿地志曰巢縣臥牛山後有桀王城晉地理志注云桀死於是未詳

按竹書紀年夏帝癸三十一年商師征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殷成湯二十年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即是山也

通鑑太平興國七年帝召趙普諭以昭憲太后之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旋貶西京留守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

上言廷美怨望詔貶房州憂悸成疾卒

按宋袁褧楓窗小牘曰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逞此强陽瞰臣血氣之衰肆彼魘呵之厲倘合帝心誅既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熱函為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為人所得傳誦於時竟不起

按南史沈約傳曰約病夢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表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令太宗於太祖子德昭使之驚懼自殺普已窺見其心矣於其弟廷美使之憂悸成疾則普之奸佞有以致之其被冥誅也不亦宜哉

五代唐同光三年九月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戊申大軍西行入散關倍道而進遂逼成都蜀王與櫬出降

按荆溪吳氏林下偶談曰蜀王衍荒淫惑於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絶食皆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為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

多省覽於前王書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遺色荒
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
申懽好信幣交馳但慮閒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
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
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
所為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鑾駕
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宗祧言將道
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亡但

恐乖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温皆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行竟不從行至緜谷唐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為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

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予於太平廣記得此事故表而出之又陳復常後山叢談曰五代史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為堯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為一人此亦讀史者所不可不知也

王陽明紀夢詩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録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其詩曰我昔明易道

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躭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仇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為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按朱氏黼曰王敦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晉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其弟趙穿遂弒靈公於桃園春秋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容有毀郭解者解之客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二事雖不同原心定罪推其所自來盾解固有難辭其責者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與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雖欲辭其責可乎賊既東下始闔門待罪至石頭失守位爵如昨至

行胸臆報恩怨不免假手於賊自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烈葢世之功欲免趙盾郭解之誅終不能也又黃東發曰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頵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病不能乘也天降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乘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

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汚宫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為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臺亦羞之矣夫陽明罪導托之於夢不知其誠然否也若朱氏黄氏之說導之罪眞有難逭者矣

五代唐主餌方士靈丹疽發背召齊王璟入侍疾謂璟

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按唐摠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徒國長年婆羅門盧

加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郝處俊諫曰昔貞觀末

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婆娑寐依其本國仙方合

長年神藥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

異效大漸之日名醫莫知所爲欲歸罪於胡人將伸

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遂止龜鑑若是惟陛下深察又

按貞觀二十二年王玄冊奉使天竺會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其國大亂假令果有長年仙方其本國之王久應服之乃亦既死矣而太宗猶垂涎於彼國仙方何其迷而不悟耶如南唐烈祖之輩無足論已文選詩曰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殊令人發深省也

唐子西辨陳壽蜀不置史官論曰觀後主景曜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官妄矣

按常璩劉先主志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時州

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間當失先主惡之不立史館陳壽所志非妄也

唐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端午八月五日也

按明皇雜録玄宗八月五日誕降宴宰相於花蕚樓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則是凡月五日可稱端午也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

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則是上巳不必初三重陽不必初九也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則以七月十四日為脩禊也東坡在海南熟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又以仲冬十五日為重陽也

華陽國志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

按通典梁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

錢易得盡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任昉贈到溉詩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益謂此也陳鐵錢不行南唐李氏又鑄鐵錢宋太祖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黄山谷詩紫薑可劚宜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葢謂此也

陳善捫蝨新話曰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朗氣清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選

按晉李顒悲春日曰舒朗景之淑鮮湛方生懷春賦

曰何陽節之清淑陸機詩曰節運同可悲莫若春氣甚和風未及熯遺涼清且凜天朗氣清何嘗不合時景乎又石氏星簿讃曰器府掌固絲竹管絃漢張禹傳曰後堂理絲竹管絃四字皆有所本語又何嘗重複乎

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春秋運斗樞云牽牛神名畧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

按開元占經引佐助期曰牽牛主關梁神名畧緒熾

今本歲時記畧下缺緒熾二字知故書之磨滅者多矣陶弘景刀劍錄曰宋順帝以昇明元年掘得一刀光照一室帝奇之二年七月帝使楊玉侯織女玉侯女不得懼死遂用以弑帝而北史作千牛備身刀非也又按大戴禮是月織女東向蓋星象爾也豈真如人間夫婦之會聚哉

王褒講德論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纂注曰史記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

按瑞應圖曰王者仁德則白狼見周宣王時白狼見西國滅後魏書靈徵志曰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事物紺珠曰鵸鵌如烏九首六尾善笑自為雌雄

按山海經鵸鵌有二出帶山者如烏而五采赤文自為牝牡出翼望山者如烏三首六尾善笑以其名同而一之非是

劉劭人物志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文寛夫曰明砭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字為然疑謂簡暢而明啓

按人物志體别篇砭清激濁利害篇其道廉而且砭接識篇故能識訶砭之明是豈盡為啓字之譌乎延明注明而不砭則翳又砭去纖芥則砭為借用之事無疑

韻府冬韻五松注始皇逢疾風暴雨避五松下因封為大夫

按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葢一官之名耳本紀有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又漢食貨志文帝用鼂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封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則五大夫為一官可知非封五松為大夫也

史記平凖書曰至孝文時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索

隱曰錢譜云文為漢興也
按漢書食貨志周景王卒鑄大錢文曰寶貨秦銅質
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皆謂所鑄之錢文未有
以錢為幾百幾千文者後魏書食貨志云武定六年
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
銖者聽入市用又揚道穆傳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
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
十一文得銅一斤又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

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又吕隆傳曰河西之民不得農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文後世因之以為幾十文百文

晉傳玄彈棋賦序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為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棋

按漢書成帝紀賛稱其臨朝淵嘿尊嚴若神而蹴踘之好史皆不書僅見於彈棋傳序向既以蹴踘為非則宜諫止而又為之作彈棋何也五代周世宗曰擊

毬蹋蹴乃下流小人輕薄之事豈王者之所爲讀唐紀穆宗即位十二月壬午擊踘於左神策軍長慶元年辛卯擊踘於麟德殿二年十二月因擊毬暴得疾四年正月敬宗即位二月丁未擊踘於中和殿戊申擊踘於飛龍院己酉擊踘用樂四月丙申擊踘於清思殿寶歷二年六月甲子觀驢踘角觝於三殿父子相繼以擊踘爲事至今讀之使人慨然

貨殖傳范蠡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

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

按史記列傳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子胥自剄死吳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榼形蠡自號為鴟夷子皮者意以子胥不死則吳不亡胥死而吳亡越霸功皆已出鴟夷之盛已實致之猶以長狄名子之意耳韓子曰田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夫田常非可從者而

蠡從之其後居陶致長男吝財殺弟皆由蠡功利未忘故致此耳小顔以多所容受而可卷懐予之未必然也

漢武五子傳張富昌爲題矦孟康曰縣名晉灼曰地理志無

按漢地理志清河郡有㯋題縣顔注㯋古莎字孟氏謂縣名即此帝京景物略曰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㯋題草又曰㯋題山藏石經者千年

矣一曰石經山姚廣孝詩峩峩石經山連峰吐金碧秀氣鍾[illegible]題勝槩擬西域

杜牧齊安晚秋詩可憐赤壁爭雄渡郝注赤壁屬黃州按張耒續明道雜志曰周瑜破曹公於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西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東坡賦以孟德之困於周郎為在黃州誤也又按三國志曹操與周瑜遇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後有烏林之敗元和志

赤壁山在鄂州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焚曹操船處牧又有詩云烏林芳草合赤壁健帆開是也郝注赤壁在黃州隋黃州本南齊齊安郡而牧齊安晚秋詩有赤壁爭雄渡之句誤始於牧坡賦又以牧誤也

吳地記嘉興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一歲能言遂名語兒亭

按越絶書曰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王大悅又曰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就李為語兒鄉据此則獻西施者非蠡且越吳最近安得三年始達乎記說殊謬

黄伯思校定焦贛易林序云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

按京房傳房上封事曰辛酉呂來太陽精明遇辛巳

蒙氣復起至陜復上封事曰戊子到五十分蒙氣復起無丙戌蒙氣復起之説

伯思論黄庭云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後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黄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晉書本傳山隂養鵞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初未嘗言寫黄庭也即黄庭非逸少書無疑太白詩山隂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换白鵞初未嘗攷退之詩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鵞而不言黄庭為覺其謬

按太白題右軍詩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鵞去何曾别主人亦未嘗言黄庭也安得借韓以誚李又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徐季海古蹟記云玄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黄庭為第一太白以黄庭遠勝道德山陰道士如若識此應要寫黄庭换鵞而不要寫道德矣豈未嘗考之謂伯思以右軍卒後二年黄庭始出葢緣真誥翼真之說而未嘗考也後

漢書曰初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而真誥以靖為許長史六世族祖劭為五世族祖考據殊失又安見黃庭降世之年必無譌耶

唐武后光宅四年正月毀乾元殿作明堂證聖元年火焚之萬歲登封二年三月復作明堂

按明堂作於武后李白明堂賦一則曰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業克宣再則曰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絕不以明堂作於武后而獨以

勤勞輔政歸之隱然黜武氏之號係嗣聖之年爲天下扶三綱立人極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宜乎其見嗤於紫陽也

鄭瑗井觀瑣言曰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皆云如律令令道家符咒類言急急如律令資暇録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邉疾鬼其說恠誕不足信

按史記主父偃傳上書闕下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又三王世家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

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漢書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文頴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又儒林傳敘請著功令宅如律令師古曰功令篇名若令選舉令此外並如舊律令唐書太宗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葢當時律例法令皆有一定之規依而行之故曰如

呂本中曰宋仁宗好儒崇學扶植斯道王堯臣及第賜

中庸篇吕臻及第賜大學篇是已開四書之端矣

按神宗熙寧四年二月更定科舉法以經義取士王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八月帝命復以春秋三傳取士而儀禮廢矣八年六月頒安石所修詩書周禮新義於學官以取士而先儒傳注廢矣徽宗政和中蔡京趙挺當國以詩為元祐學術諸士庶有傳習詩賦者杖一百而風雅之道廢矣又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俱束高閣宣和間王楚撰博古圖中所引用

乃至以州吁為衛大夫高克為衛文公故洪氏以為當時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也而詩學與春秋俱廢矣寧宗慶元二年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録之類盡行除毀是科舉為倪思知貢舉士子文有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而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悉為世禁矣夫經學至宋發揮殆盡亦至宋而屢遭廢毀豈六經四子亦不能逃陽九百六之數耶若仁宗

以中庸大學賜新及第者則實與漢帝表章六經有同功矣

徐陵玉臺新詠序絳鶴晨嚴銅蠡晝靜注引趙岐注孟云追蠡欲絶之貌

按文子曰聖人法蠡蚌而閉戸後漢禮儀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戸應劭風俗通門戸鋪首謹按百家書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班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戸終不可得開遂施之門戸云蠡

與螺同謂以銅爲蠡形於鋪首故曰銅蠡陳檢討林

蕙堂集序銅蠡夜滴注引徐孝穆銅蠡晝靜又引後

漢張衡漏水制以銅爲器皆誤解銅蠡也

漢書律歷志治歷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

與焉師古曰姓唐名都姓落下名閎

按史記律書注引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明曉天

文隱於落下落下益巴郡之地名也小顏以爲姓落

下非正字通謂姓落名下閎亦非

筆叢曰竹書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瑯邪吳越春秋文頗與此合然非齊之瑯邪或吳越間地名有偶同者

按山海經瑯邪臺在渤海間瑯邪之東郭璞曰瑯邪者越王句踐入霸中國之所都越絶書曰句踐徙瑯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何謂非齊之瑯邪

筆叢引真誥曰洪崖先生今為青城洞真仙傳又曰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何耶蓋青城為古洪崖所理而豫章則唐張氳隱處也

按宋謝莊有遊豫章西山觀洪崖井詩梁元帝廬山碑序東瞻洪井若使豫章之洪崖因唐張氳而名劉宋蕭梁之人安得預知之

王弇州曰道藏内陰符經凡數十種注釋亦如之獨趙文敏書最為定本他本有自然之道六十八字朱元晦謂其理獨妙不過以其有陰陽八卦律歷諸語而深契之耳不知有此正所以非陰符也

按唐李筌傳驪山老母曰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

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則自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浸故陰陽勝凡三百七十九字陸龜蒙讀陰符經詩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皮日休和讀陰符經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二公所讀之本只三百八十餘字去筌未遠當必無差下又有陰陽相推而生變化凡六十四字疑後人注釋之語而誤入也但据明堂位伊耆氏之樂伊耆神農非黄帝也而中興書目以為陰符經黄帝之書或云

受之廣成子或云與風后元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黄山谷謂陰符出於筌熟讀其文知非黄帝書蔡西山曰此書即筌所為也

陸天隨詩持贈敵齊青玉案醉吟偏稱紫荷筒郝天挺注南史劉杳著紫荷槖前漢張安世傳持槖簪筆之意而劉偉明乃以荷為芰荷之荷

按老杜又示宗武詩試吟青玉案莫羡紫羅囊陸詩

祖之但持槖簪筆見趙充國傳郝以安世傳誤又杳

傳見梁史而南史無也方岳啓儼入花磚之直聿髙

荷槖之班真德秀啓柏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黒荷槖

論思之益如炳丹青皆誤為芰荷之荷非只一偉明

也

大荒北經曰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應龍攻之郭璞

曰黄帝亦教虎豹熊羆以與炎帝戰於阪泉見史記

按漢書王莽傳曰黄帝之時中黄直為將破殺蚩尤

黄海曰黄帝工師名蒼蒼龍將名應龍管子曰黄帝得

蒼龍辨乎東方使為工師益太昊以龍紀官帝因之

應龍蒼龍皆官名也郭氏以虎豹熊羆例之其旨失

矣

姚氏殘語曰温彦威使三京得僞劉詞臣馬定國云石

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

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狩岐陽

按史梁武帝大同元年即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也

大統十一年狩於岐陽時宇文泰雖為大丞相安得以大統為後周也後周武帝宇文邕保定元年十一月狩於岐陽非文帝也若以石鼓為魏文帝造石鼓文云嗣王始古我來大統十一年安得仍稱嗣王且三代以下無有天子稱王者若以為周保定造狩以十一月又與石鼓文所稱霝雨淖淵若華楊柳帛魚鱳鱳景物殊違也昭四年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爾雅注春獵為蒐

書多方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石鼓文曰
唯丙申周五月夏三月也丙申丁亥之後十日也於
時為季春則又與石鼓所言景物侔也董逌程迴以
為周成王鼓者是也又馬定國字子卿仕金為翰林
學士姚氏云偽劉詞臣亦非
程大昌演繁露曰古字不拘偏旁多借同聲用之漢志
疇人疑籌人也從筭歴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為徑
按汲冢周書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

羆天遣大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臯陶其兆類此則是史疇之後世掌天官故以精於算歷者為疇人子弟也程以籌疇同聲借用之非也漢書如淳注世世相承為疇亦非

通鑑魏王珪北巡至濡源史炤釋文濡水出涿郡胡身之謂濡水有二水經云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過海陽縣北又一濡水也魏王珪北巡濡源正此地

按薛收元經傳曰猗盧者匈奴種也其先分國為三部一曰昭帝神元統一部居上谷之北濡源二曰桓帝居代北叅合陂三曰穆帝猗盧居定襄盛樂城其後猗盧强盛總攝三部葢後魏拓跋之先然則珪所巡止上谷涿郡濡源耳身之以為誤非也

史記魯世家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邵寶曰周公避流言嘗居東矣魯公封也不之魯而之楚乎楚夷狄之國公且賤之而忍一朝居耶

按國策季歷葬於楚山之尾周季婦鼎銘王在成周王徙於楚麓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周公奔楚當即謂楚山之尾而依於祖墓况是時鬻熊以文王師而封楚周公何遽僭之且懲荆舒者魯僖豈周公耶

大荒東經有神人面獸身名奢比尸惟帝俊下友郭曰未聞

按山海經帝俊生帝鴻注以帝俊為黄帝冠編黄帝

友畜比友地典即經所謂帝俊下友也至人面獸身猶後世所謂李廣猿臂專諸熊背之類無足怪也

字書儜音能困弱也引韓昌黎詩始知樂名教何用苦拘儜

按宋史王徽報何偃書吾本儜人加疹意惛北史崔浩傳儜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渡意也南史宋明帝王后見景文曰后在家為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則儜字以儜弱為正解韓

詩拘停借用耳

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楊用修曰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浚為都督俊為樞密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令士大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受誣千載白沙自語録擊壤集外胸中全無古今無怪其然

按宋史建炎元年張浚劾李綱以私意殺侍從不可居相位且論其買馬招軍擅易詔令十數事黄潛善

汪伯彦等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宫此廣漢之張浚也三年苗傅劉正彦作亂張浚吕頤浩會師勤王張俊亦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夏四月以張浚知樞密院事紹興四年三月罷張浚為資政殿大學士十一月復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此樞密即廣漢之張浚非張俊也五年春正月張浚還自鎮江以張俊為江東宣撫使師師次於建康二月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

射兼知樞密院事此亦廣漢之張浚非張俊也三月張浚視師於潭州岳飛受命討楊么席益疑飛玩寇浚曰岳飛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冬十月浚還六年二月張浚會諸將於鎮江命張俊進屯盱眙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浚命飛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冬十月劉麟劉猊分道冦淮西浚以書戒張俊楊沂中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及猊敗麟亦去十二月浚還七年春正月張浚

改兼樞密使以秦檜為樞密使二月以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飛少事浚為裨將一旦抜起爵位與齊浚深忌之夏四月詔飛詣都督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怫然曰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自知忤浚即日乞解兵柄終母喪服步歸廬山浚怒奏飛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此以樞密兼都督亦廣漢之張浚非張俊也八月浚罷都督府十月安置永州十一年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此樞密乃宣撫張俊也俊與飛同如楚州以韓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欲與飛分背嵬軍飛議不肯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致生事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揺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慽飛十月下飛於大理寺獄俊親行鞫鍊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浚與俊先後並樞密使不得以浚為都督俊為樞密為别白也又按飛既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瘞後朝廷購求葬處隗之子以告及啓棺如生乃以禮服歛焉隗順史失載見陳眉公集丘瓊山曰秦元揭奚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

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白沙詩秦傾武穆由張浚未為無所本也

范傳正李翰林墓碑云與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

按杜飲中八仙歌無所謂裴周南者惟舊唐書李白傳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張叔明裴政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裴周南當即是裴政也

水經瀆水注云役水又北涅溝水出焉字書涅音泥通

用泥

按北齊書万俟洛傳靈州刺史曹涅周書作曹泥是

涅與泥一也又魏書慕容寶廣甯太守劉亢涅吐谷

渾吐延大將紇拔涅字皆作涅今人罕用之矣

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光輔中

興厥功非細豈虞殺身之禍哉程墩篁謂于公之受誣

為主於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成於法吏之手斯固

公論也夫

按明史景泰八年帝病亟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上皇復位逮謙等下詔獄据于肅愍行實曰石亨輩嗾言官劾謙等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勑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意則有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昔秦檜陷岳飛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莫須有三字意欲二字奸險之害正何千古如一轍也然則京師之競傳取

襄王世子者安知非亨等陰有以教之耶

管城碩記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録監生臣陳　煜

管城碩記卷二十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史類三

青緗雜記曰前代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為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此讀講學士之始亦見石林燕語

按唐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殿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

學士侍讀學士則是其名不始於宋矣又張說有恩
勅賜食於麗正殿書院詩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
今本作西園注引魏文帝詩逍遥步西園非也時明
皇於乾元殿寫書四部置麗正殿書院於集仙殿召
張說等宴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
宜改名集賢唐六典集賢殿在洛陽宫之右其為西
垣字無疑

尚書大傳别風淮雨鄭注闕

按隋書虞綽傳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綽受詔爲大鳥銘其辭曰聖德遐宣悉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別風淮雨蓋即烈風淫雨之譌也

國策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注曰少曲在太行西南

按山海經王屋之山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北望少澤襄公二十三年左傳封少水

杜不注水經注曰沁水又逕沁縣故城北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少水今沁水也是少曲在沁水之曲也史記范睢傳睢相秦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索隱曰少曲當與高平相近與國策注殊為蒙混故詳之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歐陽修曰本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失其真也晁公武曰通名繁露皆未詳

按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是漢時已總名繁露矣周禮大司樂疏賈公彥曰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居多意或然也晉孔晁注周書王會解曰繁露冕之所垂也古今注曰綴而下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中興書目曰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商甚父尊銘甚戊丙子甚作父戊寶丙子薛氏曰後一字似雨而非未詳

按前丙子作丙子後亦即丙子也乙酉父丁彝有兩

三◎即兩四日則此為兩丙子無疑也

成公鼎銘成曰丕顯走皇祖穆公宣和博古圖録曰考秦世次先武公次成公而穆公又其次之銘復先穆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雖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逮於文母也而此鼎之文世次亦有所法

按史記鄭世家武公克虢鄶之地而居於鄭數傳至穆公其子靈公靈卒庶弟襄公立襄卒子悼公立悼

卒弟成公立是穆公為成公之祖故云皇祖穆公也若以為秦鼎則成公在穆公之前銘有云成曰則是成公之言矣豈得曰皇祖穆公乎哉銘又云政于邢邦說文鄭地有邢邑銘又云至于囗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滎陽京縣京邢皆鄭地不得為秦鼎可知其言武公者蓋以其為新鄭之所始故特言之劉原父得商洛鼎銘曰惟十有三月旁死魄曾南豊以為複篆此三特二字耳

按商父乙鼎銘曰北田三品十二月作册友史有三而又有二則三非二字可知三當是四字耳公緘鼎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魄與此文義正同三即為四字無疑又按乙酉父丁彝有兩三⊙即四日也又乙酉戊命彝曰十九月惟王祀世昌凡癸卣曰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圓寶鼎曰惟十有三月用吉金南宫中鼎曰惟十有三月庚寅如此例者甚多董逌曰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為數此説是也

通鑑唐宣宗十二年王式至交阯樹芀木為柵可支數十年胡身之曰芀葦花其字从草不可以為柵或因傳寫之誤芀當作艻

按竹譜棘竹一名芀竹芒刺森然大者圍二尺可禦盜賊時式至交阯樹芀木為柵自是芀竹故可以支數十年芀从力身之誤以為从刀謂芀為傳寫之誤非矣爾雅猋藨芀又葦醜芀邢昺曰皆萑葦之屬華秀名也吳徐盛植木衣葦設為疑城葦芀亦未始不

可為柵但不能支數十年故知為艻竹也

通鑑徐勉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共褻衣裾史炤釋文曰褻帛也胡身之曰余謂此以帛為釋其義殊為不通

按字書𢇛字亦有從㪚從衣者以𢇛為說其義乃通

按史記孟駶列傳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索隱曰按字林襒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為敬此所云褻衣裾即襒也言王君名高望促其所至之處人皆致敬設席襒拂以

衣裾雖可共致此禮耳身之乃觧作弊字云字書亦有從敝從衣殊屬杜撰

張鈍夫云舊留京國子監聖殿紅門每扇最上雕空窓櫺九條下匀列圓點三層每層其數九遠望若攢星櫺星門義或取此

桉晉天文志東方角二星為天闕其外天門也其內天庭也後漢祭祀志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星左角為天田是靈星乃天庭

之門户櫺與靈音同因以名之馬端臨郊祀考曰前祀一日皇帝於太廟朝享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訖請皇帝入齋宫有司進輿於齋殿乘黄令進玉輅於太廟櫺星門外葢尊太廟如天庭故名其門為櫺星而聖殿紅門亦名櫺星所以尊聖也義葢如此

歐陽永叔啓陸機閲史尚靡識於撐犁緗素雜記曰事竟不知在何書

按玄晏春秋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事案旁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史記索隱藝文類聚皆引之据前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班史所言甚明士安讀之何為不識其言不識者亦以見胡奴能解胡語云耳向使陸士衡讀之又豈至有不識者袁坤儀備考撐犁孤塗雖陸機猶未之知又承永叔之誤而不之考也

范石湖與姑蘇同年會詩序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與否則有青雲紫陌之譏白眉注云青雲在天紫陌在地意氣不合若天地之懸隔

按唐摭言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石湖序本用此而注者强為之説

叢書序曰古有王子喬王子晉王氏多仙

按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周書太子晉解師曠曰吾聞王子之語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

以其為太子故又稱王子也楚辭見王子而宿之兮齊袁彖詩王子洛浦來謝靈運王子晉贊王子愛清淨梁陸罩咏笙詩所美周王子弄羽一參差李長吉詩王子吹笙鵞管長皆单稱王子也晉何劭詩羨昔王子喬魏阮籍詩焉見王子喬乗雲翔鄧林李白詩我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又詩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王子晉即王子喬非兩人也亦皆稱為王子也嵇康笙賦子喬輕舉郭璞詩今乃見子喬江淹贊子

喬輕舉庾信詩浮丘迎子晉孔稚圭褚伯玉碑子晉笙歌王喬雲舉吳筠詩復望子喬壇則已失稱王子之意矣陸機前緩聲歌王韓起太華注以為王子晉及韓終謬矣漢書王莽傳予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附會之詞耳王子晉豈王姓哉李白詩一隨王喬去長年玉天賓又詩天落白玉棺王喬隨葉縣此後漢書方術傳王喬舄鳧蓋王姓也雖楚辭有云從王喬而娛戲偶去一子字此亦如揚子雲稱揚雲谷子

雲稱谷雲田子方稱田方不可即以王子喬為王氏矣

後漢列女傳蔡邕女琰没胡中曹操痛邕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重嫁董祀

按後漢書邕本傳邕亡命江海遠迹吴會往來依泰山羊氏積十二年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邕女也又羊祜傳祜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産弟祜討吴有功

將進爵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邑未嘗無嗣也意邑被收有匿其嗣者當時不知遂以為無又當有二女一沒胡中一適羊氏

筆叢曰漢三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上得賢臣頌者一字子澄得道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時以文學道術顯者

按前漢書王褒傳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奏褒有軼材上廼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

賢臣頌元瑞以褒為武帝時人謬矣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此即上得賢臣頌者本傳亦載其事曰宣帝使褒往祀馬乃謂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皆謬又按元帝紀初元元年臨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不著姓洪容齋四筆云元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蓋謂梁元帝也梁書王規傳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

司空袁昻爱之大寳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元帝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其年遷左僕射三年江陵陷入于周唐書宰相世系表王褒字子淵後周光禄大夫後避唐諱改于深据此則規傳云字子漢當亦後人所改而所謂元帝時有左僕射王褒者是乃梁元非漢元也

筆叢曰鍾吕傳道記唐施肩吾撰考肩吾晩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術

按唐藝文志施肩吾辨疑論一卷注云睦州人元和進士隱洪州西山馬貴與經籍考施肩吾有西山集五卷晁氏曰施肩吾吳興人憲宗元和十五年進士以豫章西山乃十二真仙羽化之所心慕之因卜隱焉且以名其所著自為之序黄伯思跋施真人集云肩吾隱豫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為仙乃謂素不聞其有道術何耶

胡康侯嘗聞游酢論秦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乃力言檜

賢於張浚諸人乃呂頤浩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安國言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

按唐杜牧曰荀彧勸操取兖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曹氏之篡漢荀豈能以無罪耶秦檜以和議禍宋致二帝不能生還普天同怨胡氏以春秋進講何不以尊周攘楚之義不討賊則書弒

之義為所薦者勸諭之乃以檜比荀文若力言其賢

於張浚諸人則奬成於和議者安國亦不能辭其責

矣元世祖時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人知桑哥用羣

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以此

例之則安國非妄舉而何也

王弇州題三茅真君傳後云定録仲君以元朔元年舉

賢良拜五官中郎正按西漢官無所為五官中郎其以

尚書拜郎中者主父偃三人耳不聞拜中郎也

按前漢書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公卿表建平二年五官中郎將潁川公孫禄爲執金吾外戚恩澤侯表寧鄉侯孔永以侍中五官中郎將與平晏同功侯乃謂西漢無五官中郎何也史記李將軍傳孝文帝十四年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爲漢中郎建元以來侯年表治侯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功侯馮唐傳爲中郎署長袁盎傳任盎爲中郎酷吏傳拜義姁弟繼爲中郎相如傳乃拜相

如為中郎將汲黯傳臣顧為中郎出入禁闥東方朔傳朔為中郎賜帛百匹拜給事中乃謂不閑拜中郎何也至道家悠謬之説當存而不論原不必與之較真偽耳

并州云真君傳保命李君以宣帝地節元年自洛陽令轉西城校尉然是時無西城校尉官也

按前漢書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翟方進傳有城門校尉趙恢王莽傳陳崇奏安漢公祠祖禰出

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安在宣帝時無西城校尉官又傳稱保命季君遊梁國為孝王賓按梁孝王傳茅蘭說王使乘布車服虞曰茅蘭孝王大夫道家遂因此而附會之谷永之所謂係風捕影者也

袁小修序秦鎬頭責齋詩云今人字皆兩字而京獨一字東漢以下無之矣

按吳志孫休長子字䨻次子字𩃙三子字𥁰四子字𥉉皆一字南史王修字叔北史長孫紹達字師顏

之推字介弟之儀字升後魏書李延實字禧北齊書
田敬宣字鵬唐書房玄齡字喬顔師古字籀崔倫字
叙崔衍字著楊元琰字温楊仲昌字蔓亦一字字皆
見於正史又有以三字字者北齊書斛律金字阿六
敦南齊書魏什翼揵字鬱律旃隋書宇文㠛字婆羅
門周書孝閔帝字陀羅尼武帝字禰羅突賀拔岳字
阿斗泥王雄字胡布頭叱伏列龜字摩頭陁韓果字
阿六抜前燕慕容廆字弈洛瓌後魏書乞伏慕末字

安石跋朱蒙子字始閻諧石勒父周曷朱字乞翼加是也又有以名為字者南史劉孝綽字孝綽周書王思政字思政崔彦穆字彦穆辛慶之字慶之唐書郭子儀字子儀郭曖字曖張廵字廵李嗣業字嗣業魏少游字少游張嘉貞字嘉貞張忠孝字忠孝戴休顔字休顔是也袁氏謂東漢以下無一字字殊為失考

因并及三字字以名為字者

容齋隨筆曰新唐書藝文志劉昫補注後漢書五十八

卷不知昭為何代人

按梁書劉昭傳昭字宣卿平原髙唐人集注後漢書一百八十卷又後漢書郡國志注曰臣昭證發之郡國志乃司馬彪所撰昭特補注之耳晉書彪本傳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傳志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是也容齋博矣而云不知昭為何代人何也

漢書髙帝紀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廷應劭曰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

按管子地員篇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之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之為廩者其時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劒戟蚩尤葢六相之一韓非子引師曠曰昔黄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張衡西京賦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皆即此蚩尤也故漢髙祠之公羊傳所謂祠兵是也應以為亦古天子不知其何出矣魚龍河圖曰黄帝時有蚩尤兄

第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造立兵杖五帝外紀曰神農氏世衰帝罔榆居於空桑其臣蚩尤作亂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史記黃帝擒蚩尤於涿鹿之野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蓋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故殺之非一處也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此又一蚩尤也

劉呆齋策畧云姚思廉之撰梁陳二書顏相時之撰漢

書決疑虞世南之黙寫列女傳其才皆長於史

按唐書顔師古傳師古弟相時亦以學聞為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争臣風師古叔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禮讓大行高祖下璽書奬勞終鄆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又唐藝文志顔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是撰漢書決疑者游秦劉公誤以為相時

路史國名記夏后氏有姑於國見王會解在漢時一云

姑孰於孰音轉也又有越國一曰於越羅苹注曰王會解有於越國

按王會解有姑於越納之文若以姑於為一國則於屬上若以於越為一國則於屬下羅氏兩引王會解其旨失矣太平府志云王敦至姑孰陷石頭姑孰名始見此据漢書王子侯表姑孰頃侯胥行江都易王子班固以為在丹陽則西漢時已名姑孰矣

本草李時珍曰枸櫞産閩廣間木似朱欒而葉尖長枝

間有刺植之近水乃生其實狀如人手有指俗呼為佛手柑

按嶺表録枸櫞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釋名枸櫞即香櫞陳藏器曰枸櫞生嶺南柑橘之屬也俗謂之香圓似橘而大若柚而香與佛手柑全不類晉劉滔母孫瓊與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藝海洞酌云飛穰一名佛手柑形長而有指者佛手也形圓而如瓜者香櫞也時珍乃混而一之非是又案定夫人晉

虞潭母孫氏也拜武昌侯太夫人卒謚定

吳淑劔賦注引刀劔録夏禹字髙密以庚戌八年鑄一

銅劔

按刀劔録夏禹子帝啓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

銅劔据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八年己未

庚戌乃元年之前二年在攝位之十七年非八年也

禹陟三年喪畢天下歸啓帝啓元年癸亥凡在位十

六年並無庚戌歲是子帝啓即字髙密之譌也

刀劍録前趙劉淵以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

按晉懐帝永嘉二年十月劉淵僭號曰大漢傳和聦粲皆仍漢號後淵族子曜即位赤壁改元光初國號仍漢至二年其下奏言淵始封盧奴伯曜又中山王請改國號為趙曜從之以淵為前趙非

刀劍録西涼李暠以永建元年造珠碧刀一口銘曰百勝

按李暠號建初若永建則李恂也暠第六子恂嗣凡

立在位一年

揚雄解嘲范雎魏之亡命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槖纂注

扶服謂扶持而入於槖中也

按漢張竦為劉嘉奏曰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又

論衡刺孟篇曰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

食之是扶服入槖為匍匐入槖也

筆叢曰晉書謝艾曰六博得梟者勝考六代諸人擲五

木但呼盧而梟之勝敵獨見艾傳未足徵也

按國語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乎又曰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楚辭成梟而牟王逸注倍勝為牟易林三梟四散主人勝客前漢書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張晏注梟勇也若六博之梟考工記輪人注博立梟棊賈公彦曰謂博戲時立一子於中央謂之梟棊後漢張衡傳咸以得人為梟注曰梟勝也猶六博得梟則勝此豈獨見艾傳耶又晉書張重華傳拜艾

為中堅將軍擊趙麻秋引兵出振武有二梟鳴於牙中爻曰六博得梟者勝此附見重華傳中非爻傳也顏氏家訓柏人城北有山俗呼宣務山或呼虛無山莫知所出余為趙州佐讀柏人城西門内碑銘云上有巏務山王喬所仙方知俗呼宣務即巏務山也

按瑣言唐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于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緜緜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别後巏嵍山上望羨君

時復見王喬神仙傳王喬為柏人令於東北嶕嶢山得道或詩所用正此也嶕嶢字作平聲玉篇音雚旄是也後漢書務光一作牟光則務有牟音矣

顔氏家訓曰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按南史郭祖深傳梁武時上封事曰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

天下户口幾亡其半向使偕化黔首悉入道場衣誰為織田誰為耕果有自然米稲無盡寳藏乎山海經曰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郭璞曰言自然有布帛也五穀自生也不知其即為極樂之世禳佉之國否也玄中記曰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日及牛以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瘡已愈唐書中天竺傳曰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食其血或曰

壽五百歲牛壽如之土溽熱稲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槖駝此固其地氣使然非謂自然米稲也抱樸子曰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稲唐書南蠻傳曰墮婆登國種稲月一熟此亦其地氣使然豈果有自然米稲無盡寶藏者乎釋氏妙法蓮花經開卷即說布施如言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牟尼琿璖瑪瑙金剛奴婢車乘寶飾輦輿歡喜布施又名衣上服價值千萬或無價衣施佛及僧千萬億種栴檀寶舍衆妙臥具施佛

及僧云云如果有自然米稻無盡寶藏又何切切於布施為哉

困學紀聞曰筞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見蔡順傳注筆叢曰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

按山海經龜山多扶竹郭璞曰邛杖也名扶老竹詩其檉其椐毛傳曰椐樻陸璣草木疏曰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漢書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孟康

曰扶老杖也西京雜記上林苑扶老木十株竹譜筇竹剡溪俗謂之扶老竹汝南先賢傳蔡順至孝所居井桔槔歳久欲易一旦忽生扶老藤繞之竹木藤皆有扶老淵明所策安知其必為藤耶

山海經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壘蒲盧郭璞注云爾雅蒲盧者螟蛉也

按夏小正曰玄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則是蜃一名蒲盧鯀所化當即此也僕壘蝸牛也與蜃為水

族故化於墠渚之中若螟蛉飛蟲何由化於水中乎

黄山谷曰詩云景行行止景明也明行則行之自晉魏閒所謂景莊儉等者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東漢劉愷傳景仰前脩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矣

按韓詩外傳南假子謂陳本曰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三王世家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心慕焉景訓慕為是山谷之說未足据也

韻府羣玉云趙師雄醉寢古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須月落參横

按柳子厚龍城録本作啾嘈相須諸字書皆曰嘈嘈忍寒聲與前寒風相襲意始為雅切

按列仙傳葛玄字孝先吴人從左慈學道後得道號經籍攷葛仙翁胞息術一卷晁氏曰仙翁葛洪也

葛仙翁以稱圭為仙翁誤

韓非子外儲説子羔為獄吏跀人足注跀與刖同

按考工記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鄭康成謂髻讀為刖賈公彥疏曰刖謂器不正欹邪者也韓子言刖蓋以足既刖則所行欹邪不正故謂之刖非謂刖與刖同也

董逌跋太公寶匜銘曰謚法無太自周書定法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

按世本太公祖紺諸盩皇甫謐曰公祖一名祖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太公之號始此

通鑑梁元帝承聖元年侯子鑒以鵃䑠千艘載戰士胡身之引類篇曰鵃䑠船長貌

按太平寰宇記曰泉州有泉郎其居止常在船上船頭尖尾高衝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鳥船此葢言其旋轉輕疾如鳥之飛耳以鵃䑠為長貌何所取義乎

管城碩記卷二十一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正字通一

廖昆湖正字通凡例曰慮四方沉湎字彙日久故部畫次第如舊闕者補之誤者正之

按舊本闕者正字通仍闕不補舊本誤者正字通仍多所誤今於經史中所習見習聞者約畧記之易坤卦歸藏作奭無奭字其牛犂子夏傳作犇無犇字為

駁馬陸德明本作駜馬無駜字為𣆪姚信本作蝨又吹蝨擊鼓亦見隋書南蠻傳無蝨字書無逊乃逊乃諺石經作乃犳乃憲無犳字呂刑王享國百年髦荒陸氏曰髦今亦作薹無薹字泰誓昧昧我思之古文尚書作䀝䀝無䀝字毛詩序鵲巢騶虞之德陸氏曰騶本作騶無騶字莫予荓蜂傳曰荓蜂摩曳也無摩字無我䰟兮陸氏曰䰟亦作歀無歀字鋪敦淮濆韓詩作敷云大也無敷字梂之㯳㯳傳曰梂謂擂土也

陸氏曰從手留聲無搯字召旻箋曰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陸氏曰率又作䜌音類無䜌字有俶其城俶本作併無併字周禮𪓰人注鄭司農云謂有甲𦿆胡𪓰𪓰之屬𦿆莫于反無𦿆字儀禮既夕禮兩敦兩杅鄭注今文杅為桙無桙字燕器杖笠鄭注笠竹䈏䔿也無䈏字襄九年左傳備水器注盆鑒之屬鑒户暫反疏曰周禮凌人春始治鑒今本作鑒無鑒字爾雅檴㮇含無檴字輿鵙鶉無鵙字栲山樗許慎

栲讀為稹無稹字饋餾稔也郭注今呼餈飯為饋無餈字魯論由也喭鄭玄注子路之行失於吸喭史記索隠吸音畔無吸字周語盧由蔚嬀韋昭曰蔚嬀盧女為荆夫人無蔚字楚策方將修其碆盧碆元作箕無箕字齊策孟嘗君曰文憒於憂而性懧愚無懧字秦策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無焫字魏策魏王所用者樓鼻翟强無鼻字此見於經傳者也史記歷書秭鳺先滜無滜字天官注辰星一名爨星無爨字淳于髡

傳希本作豨無豨字魯世家躹躹如畏一作蕢蕢無蕢字泰紀注穆傳八駿有驊騮騟䮝無䮝字龜策傳諸靈數箣無箣字前漢書古今人表應𦣞厚𠪚革子戚無𦣞字𠪚字戚字遊俠傳椉不過軥牛晉灼曰軥牛小牛也師古工豆反無軥字五行志蝝蜫蠹之有翼者無蠹字王子侯表松兹頃侯緁師古千涉反無緁字廣成侯建師古竹二反無建字功臣侯表揟頊侯溫疥揟音詢又音旬無揟字禮樂志纖微癄瘁之

音作無𤑔字地理志五原郡莫𪐴縣如淳音忉怛無𪐴字申屠嘉傳蹻蹻𢉤謹師古曰蹻初角切無蹻字王莽傳好以𣯶裝衣師古曰𣯶或作氂音義同無氂字後漢書馬防耿恭從五谿樝𧜁谷山索西與羌戰無𧜁字趙壹窮鳥賦嫗㛗名埶㛗丘矩反無㛗字李膺傳綱紀𥾐弛無𥾐字吳志孫休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字𧶠次子名𩃬字𨑀次子名䂼字昷次子名𡫰字𤋮雖見名字注而别無諸字魏志荀彧傳彧子

惲惲次子寘無寘字晉書輿服志棨戟韜以繡黻上

為弛字繫大蛙螟無弛字孝武帝紀太元十二年立

梁王蹮子龢為梁王無蹮字宋書符瑞志義陽獲銅

卾刺史段仫榮獻無仫字阮佃夫傳塘岸整𦁮無𦁮

字靈運山居賦兩智通沿無智字𡹬盂分隔無𡹬字

魚則鰻鯉鮒鱮自注鰻音憂無鰻字鮅沿瀨以出泉

鮅音迅無鮅字獵涉嫛莫無莫字犴獲猰猛自注猛

狸之黃黑者似狢無猛字狢字北魏書地形志馮翊

郡有郚縣無郚字司馬叡傳太子右率周莚討沈充
無莚字胡叟傳為高閭設濁酒蔬食無蔬字宕昌羌
傳廗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無廗字釋老志
僧朗與其徒隱於泰山之琨瑞谷無瑞字南齊書州
郡志永昌郡有建瑱縣無瑱字汶山郡有漊官縣無
漊字永平郡有啾安縣無啾字東昏侯本紀青䒾金
口帶麝香塗壁無䒾字文獻王嶷傳更定槁格無槁
字張融海賦瀲澤浴洽瀲音籃無瀲字往來相䇓䇓

巃合切無䆷字窐石成窟窐紆狀切無窐字涫淉碨碓無淉字硌碐硄口硌苦降反無硌字流柴斷峗峗五窟切無峗字汨泆㴙浡㴙於渤反無㴙字濩瀿潤渾無潤字汙澇溗況無溗字北齊書劉逖傳逖從于顗顗父濟濟弟琙俱奔江南武定中顗從琙還北琙賜爵臨潁子無琙字徐之才傳武成生齻牙以示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無齻字南史列傳建平夷王向弘向瓂等詣臺求拜除無瓂字永明元年有司奏淑

妃舊擬九彝無彝字北史裴矩傳有怳延國無怳字附庸傳乙伏慕末遣烏訥闐迎魏太武無闐字隋書禮儀志楕榆為輞無楕字諸男夫人以翉雉為褾領無翉字八品已上氈白筆八品下及武官皆不氈無氈字天文志隤星墜而渤海決無隤字地理志義成郡有岐岼縣無岼字律書志夾鍾一部二十七律十五曰藁黨無藁字刑法志齊文宣帝時有司酷法訊囚則用車軸獨杖夾指壓踝無獨字王充傳充本西

域人祖支頹褥徙居新豐無褥字周書高昌傳國人乃推立麴嘉為王無麴字唐書宗室世系表同昌郡王李寋建無寋建字岳州長史李禬無禬字宰相世系表有李茝無茝字兖州節度使鄭澌無澌字地理志諸蠻州有歒州隸黔州都督無歒字又戎州開邊縣注阿蘷部百八十里至諭官川又經薄哼川無哼字武則天傳后自作曌𠀑埊(乙)(子)(丶)𠡦悳𡕀𠥱𠑺𠁈十有二文無𠀑𠁈等字柳宗元傳灊炎以澣無灊字索元

禮傳作鐵籠鞶囚首無鞶字孫思邈傳救以鋋劑無
鋋字史敬奉傳逬陋不勝衣無逬字孝友傳繁昌朱
悖無悖字五行志景隆中民謠曰兩足踏地鞵𪏭斷
無𪏭字西域傳東安國治喝汗城亦曰𧆸斤顯慶時
以𧆸斤為木鹿州無𧆸字驃國傳曲名有嚨聰網摩
謂時康宴會嘉也無嚨字樂工衣絳朝霞為蔽膝謂
之裓襬無襬字南蠻傳乾符四年南詔遣陀西叚珖
寶詣邕州請修好無珖字又南詔有遵睒詔姚州都

督有遵備州無遵字阿逼鑾十四部落十一曰羅公十二曰誂無誂字五代史回紇地宜白麥與青䴷麥無䴷字宋史宗室有趙不惪無惪字夏國傳諒祚在位二十年鞸都六年拱化五年無鞸字熙寧五年閏七月夏人瞎藥棄城夜遁無瞎字政和四年冬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唆無哆字交阯傳咸平四年以象猢二來貢無猢字三佛齊傳唐天祐二年授其使蕃長蒲訶㮾寧遠將軍

無諫字注輦傳天禧四年遣使琶欄得麻烈呧入貢
無呧字于闐傳嘉祐八年遣使羅撒温獻方物以其
國王為特進歸忠保順砧鱗黒韓王于闐謂金翅鳥
為砧鱗無砧字日本大理列傳李繼遷寇洪德砦酋
長慶香與乩虪慶族合勢擊之無乩字虪字銀州羌
部招跋遇來訴賦役苛虐無跋字趙思忠傳熙寧七
年封其子邦辟勿丁叱曰徒義次蓋叱曰揀義無叱
字揀字南丹州傳開寶七年酋帥莫洪嘗遣使奉表

内附無嚳字西南夷傳咸平元年其王龍漢瑰遣使

來貢無瑰字遼史嘉儀志二月一日國舅族蕭氏設

晏延國族耶律氏六月十八日耶律延舅族蕭氏歳

以為常謂之扎拉巴蒙古語巴請之謂原作押里时时讀若頗無

时字遼韋表絲醎鹿灑醎於地以誘鹿無絲字金史

始祖下諸子膏本名額哩呼無膏字熙宗下大臭本

名托卜嘉無臭字宦者傳梁玩無玩字兵志蘇謨典

乣咩乣無乣字又俗謂妻為薩薩北魏書有廣宗侯

王隆無隆字元史太祖第四子圖類原作忙雷無忙字百官志班布爾實原作倴不思置副使一員無倴字食貨志太祖弟巴勒噶岱原作孛羅古䚟大王子無䚟字高麗傳憲宗末其王愖改名睶無睶字明史永樂四年征安南俘獲黎季犛父子無犛字嘉靖七年破倭賊於陸涇垻無垻字萬歷十五年秀水思賢鄉有異鳥人頭鳥身頳下有白鬚無頳字又朝鮮王李昖洒於酒無昖字此見於正史者也山海經號山多汵石端水出焉郭注汵或音金無汵字

吳姖天門日月所入又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姖之尸無姖字翼望之山有獸焉其名曰讙其音如奪百木御覽作㚏百聲無奪字㚏字穆天子傳舍于漆澤無澤字故天有𠴲無𠴲字北遊于𥻆子之澤無𥻆字名無瑕字玲瓏注音鈴瓆無瓏字蘭騮注疑驊騮字至于長淡重邕氏之西疆無淡字邕字瑕瑤注曰玉赤蘢注古驥字𩣲溲注今西有渠搜國𩣲疑渠字祭公飲天子酒歌㘞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㮝注曰

詩頌有昊天有成命小雅有南山有臺雖古字難曉皆無其字竹書紀年襄王三十年洛絶于泃無泃字齊侯鎛鐘銘其配䙴公之妼而餓公之女無妼字餓字王子吳鼎銘擇其吉金自作飼㽞無㽞字管子桓公九合諸侯南至吳越巴牂牁𢂽不庾無𢂽字𩏂𩏂乎莫得其門無𩏂字㴑龍夏無㴑字深𪏰之無𪏰字𢷎權渠緄緤無緄字必從是䨻亡乎房玄齡注䨻即㚃無䨻字㚃字荀子神禬其辭禹行而舜趨注即沖

澹無神字襜字太古薄奚故不搯無搯字造父為御

𠯑㕦為右無𠯑字㕦字韓非子魯穆公曰吾聞龐㒋

氏之子不孝無㒋字鶡冠子世兵篇細故袃蒯即憊

蒯無袃字天權篇軥蚩垂轙無軥字轙字楚辭天問

昆侖縣圃其凥安在凥與居同無凥字呂覽堯命質

為樂鼓椇乃拌五絃之琴為十五絃之瑟無椇字以

黄金投者殆無投字孫愐引呂覽䡨䡨啟啟無䡨字

啟字秦惠王詛楚文新郢及鄉無鄉字張矜恣怒恣

音府無忝字尚書大傳談然作大唐之歌無談字淮南子修務訓唴𦜸哆噅高誘注唴音推無唴字又野彘有艽莦無莦字主術訓寸生於穊穊生於日無穊字又趙武靈王革帶鵕䴊而朝注鵕䴊讀為私鈚無䴊字原道訓甚淖而㵽注音歌無㵽字俶真訓昧昧晽晽音林無晽字又重九𣊭注音整形也無𣊭字時則訓田鼠化鴽注田鼠鼢鼶鼠也無鼶字兵畧訓深哉睊睊無睊字泰族訓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

犞之具注乾肉為犞無犞字焦氏易林噬嗑嗁嚯昧

冥相摶無嚯字兩心相悅共其茀蒻無蒻字白虎通

冠惓也所以惓持髮也無惓字春秋考異郵璹瑁吸

褚褚芥也無褚字揚子法言通諸人之嚧嚧者莫如

言注嚧嚧猶憒憒也無嚧字方言䝗俛倦也無俛字

黸瞳之子曰矊注矊邈也無矊字守宮秦晉西夏或

謂之蠦蠷無蠷字𢢽頭或謂之鬆帶鬆音菜無鬆字

鶅鴾自關而西或謂之鶹鷗無鶹字牀齊魯之間謂

之簣無簣字王充論衡鮭肝殺人鯵鰍螫人無鯵字
黄憲外史向者豻豻之勞無豻字夫仙者潛于山澤
之間垢衣瘨形無瘨字尤射命浹錫我以言無浹字
徐偃王志遂蛈蝍成小兒無蛈字説苑晉平公為馳
逐之車田茬三過而不觀無茬字拾遺記瀳乘草可
為布為席無瀳字水經溶溶夜絪無絪字酈道元洋
水注虞栩至下辨燒石櫖木開漕船道無櫖字邉水
注臨渝縣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檻倫

水無㰖字沂水注桑泉水逕蒙陰縣故城北又東南與㟃崮水合無㟃字資水注湘水又東得沌口水出永昌縣北羅山無沌字漸江注始寧縣西有小江源出姚山謂之姚浦無姚字浦陽江逕始寧縣嵊山之成工嶠嶠北有嵊浦無嵊字博物志鶴䳺䳺頰𩩲耳無𩩲字周處風土記鷺鷉以名自呼大如雞生卵於荷葉上無鷉字博雅柊楑椎也無柊字菝冬瓜也無菝字羊羊吪吪螳蜋也無吪字齊民要術自然糵禹餘

糧也無糵字糧粍帥漤無糧字帥字榆十五年後中
為車轂及葡萄甃無甃字地軸占營室一名鰎鰫無
鰫字伏羲與阮籍書重牆難極管短幽窓無牆字髙
文惠與婦書今致金鑽一雙無鑽字嵇康與山巨源
絶交書足下舊知吾潦倒䟽疏不切事情湯皇曰叔
夜書唐世尚在懐琳得以倣之至于尭䟽酒罡等古
字亦有所本無䟽字罡字晉庾翼與燕慕容皝書今
致朱漆鉶二十張無鉶字陸雲荅車茂安書悉石首

臛鮝鮥無鮝字鮥字王羲之帖鷓鴣糞白去䵟黯瘢黶令人色態無黯字宋吞道元箋左崎右峪强弱相負無峪字鮑照謝賜藥啓猥委存卹痌岡山岳無痌字黄庭内景經玉笢金鑰長完堅無笢字世説阮步兵登蘇門山退還至半嶺聞上嘈然有聲如數部鼓吹無嘈字世説新語林公道王中郎云著膩顔帢綸布單衣無綸字梁僧慧皎答王曼頴書來吿吹嘘更增㦛懼無懼字劉孝儀代謝賜鵞鴨啓口疑犀欒脚

似魚懸無欆字張衡西京賦集重陽之清瀓無瀓字
成公綏嘯賦訇磕嘞嘈無嘞字梁元帝採蓮賦水濺
蘭橈蘆侵羅襦無襦字又梁安寺刹下銘薩埵來遊
屢徘徊於紺馬犍云薩埵此云有情無埵字潘岳滄
海賦鮥鯸鰯無鰯字李白大獵賦别有大猬飛駮窮
奇貙獵無猬字樊宗師絳守園記隩緬孤顛無緬字
元結庴亭銘無庴字山堂肆考唐王釗守洛州給王
㫰布一端㫰音玆無㫰字格物論六月生羊曰羍七

月生羊曰夆無夆字說郛南方有人名曰䫻所之國大旱無䫻字本草圖經海𪓿筐石決明之類也其形圓如𪓿筐故名無𪓿字埤雅阜螽一名蜉蝣蜉音勃無蜉字廣志梡麥似大麥出涼州梡音宛無梡字文獻通考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朱侍講云南康戴主簿師愈撰乃不唧嚠底禪不唧嚠底修養法無嚠字一統志唐阿嗬馬龍州人撰爨字韙書無嗬字興化府鯑山在莆田大海中與琉球國相望無鯑字孟

艮府蠻名孟猜無猜字雲南府交易用貝俗呼貝作

則八無則八字縢衝指揮使司東南五里有球玶山無玶

字黄省曾魚經縍户以稍長魚苗曰䲛鱮無縍字䲛

字王僧達依古詩少年好馳俠旅宦遊𨵦原無原字

劉晝曰秊石拕舟必歌嘘噢古詩紀有嘘噢歌無噢

字宋之問遊法華寺詩二鷃鷃古今無鷃字韓昌黎

答柳柳州食蝦蟆詩雖然兩股長其如肯𤺋䠷無䠷

字皮日休千言詩耀景或如𤼲無𤼲字李賀開愁歌

莫受俗物相嗔㵄無㵄字李商隐詩欄藥日高紅髮
鬖無鬖字宋謝希孟詞雙槳浪花平夾峴青山鎖無
峴字元吳萊觀泰郚嶧山刻石木本碑詩楚金㻳區
猶躇蹈董逌言程邈四簡篆書㻳扁應勢玉篇蠕與
蝶同字亦作蠮無蠕字又如泰泰山碑親巡作窺軜
漢樊敏碑傾作廎律作律衡方碑委迤作禕隋楊厥
碑啓作啓繼作繼唐扶碑典墳作典賁戚伯著碑筆
作炭中作栥龜作龜劉修碑基作㙇李翕碑屢作屢

衮逢碑昉作昘祝睦碑祚作胙典作籅郭仲奇碑羸作羸孟育碑度作㾦響作嚮據作㨿孔耽碑守作穼禽作禽扶風縣夫子廟碑子作㜽唐作𨈒遊作遻孔宙碑終作緌北海相碑曹作𣍘淮廟碑齋作𪗋唐公房碑鼠作𪖐熊君碑爵作𣪠費氾碑氏作𡛜度尚碑祿作𧝞衮良碑楚作𣝡靈臺碑恢作延髙彪碑道作道又亢倉子終作㚖悖作孛害作𡨋萬作𠓜共作龔孰作𦏧衡作𡦵為作𤓰皆無其字如此類者不可勝

數所謂闕者補之安在哉至其謬誤處頗多列其尤者於後閱者當分別參之取證於經史毋遂據為確然也

管城碩記卷二十一